

目 录

1882年	(1)
1 月.....	(1)
2 月.....	(16)
3 月.....	(29)
4 月.....	(35)
5 月.....	(59)
6 月.....	(69)
7 月.....	(85)
8 月.....	(100)
9 月.....	(116)
10月.....	(134)
11月.....	(153)
12月.....	(169)
1883年	(189)
1 月.....	(189)
2 月.....	(205)
3 月.....	(219)
4 月.....	(241)
5 月.....	(259)
6 月.....	(278)

7月	(304)
8月	(320)
9月	(341)
10月	(369)
11月	(387)
12月	(411)
1884年	(438)
1月	(438)
2月	(462)
3月	(482)
4月	(505)
5月	(533)
6月	(554)
7月	(575)
8月	(585)
9月	(601)
10月	(625)
11月	(650)
12月	(672)

附录 主要人名、地名等汉英对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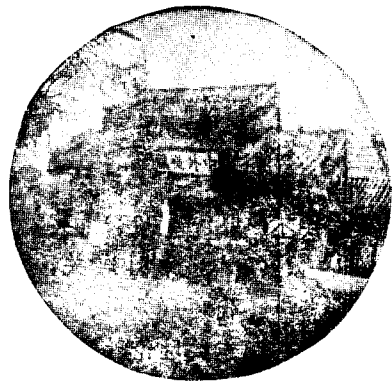
德璀琳(1842—1913)，德国人。1864年进中国海关，历任帮办、税务司。1884年中法战争时，曾撮合李鸿章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祿诺订立《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即李福协定)。



庆丕(1853—1938)，英国人。1874年进中国海关，历任帮办、代理税务司、税务司及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等职。



曾纪泽摄于伦敦



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82年

896

A/267

伦敦, 1882年1月6日

我亲爱的赫德先生:

本月3日我和塔拉克先生去米尔沃尔船厂, 观看了达克海姆挖泥船的运转情况。船上满载重量为200吨的泥浆, 用不了半小时它即可将其排出, 而且只需要10磅风压。泥浆从导管(从挖泥船到堆积淤泥的地方长逾150码)中排出时的冲力很大。挖掘200吨泥浆需要一个半小时, 将其全部排出需要半小时; 因此, 知道挖泥地点和堆泥地点的距离之后, 可以很容易算出每天能挖多少吨泥浆。这部机器能够排出沙子、淤泥、泥浆等物, 甚至页岩或圆卵石, 如果混在一定比例的泥浆里, 也能排出去; 但是, ……^① 达克海姆先生说, 从未试过用挖泥机的导管来排出圆卵石; 因为受到石块影响, 造成相互阻塞, 他怀疑导管是否适用。所以, 就圆卵石来说, 使用挖泥机, 可以把圆卵石像往常一样地排到驳船上。塔拉克先生在为我国殖民地制造、装配挖泥船和交货方面经验丰富, 他认为达克海姆挖泥船比旧式挖泥船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第一, 斗桥支撑装置在舱面上较低位置, 因而大大减少了桅楼的重量(旧式的位置很高, 在海上

达克海姆挖泥船

行驶时由于承受大量风力而难于驾驶)；第二，可以不用戽斗而用挖泥船本身的机器把挖出的泥浆排出(需要时，也可以排到岸上)。”到目前为止，达卡姆挖泥船是由格拉斯哥的一家厂商制造；但是，由于这家厂商已经停业，达克海姆先生一直在同桑德兄弟公司谈判；如果他们愿意承担造船任务，我们就要向他们询问价格。我已经给桑德公司写信，请求会面；下次信中，希望能圆满地回答您提出的所有问题。同时，我还要说一下，达克威尔先生估计价格约为 12000 镑，塔拉克先生认为它是一艘很好的海船，能够毫无困难地驶往中国；它的煤舱容量为 10 吨，容泥器可装 200 多吨；它的航速为每小时 6 海里，耗煤量为 2.5 英担；桅易于装帆启航。它可以装备几门轻炮，供防御之用；但是，它也能够向敌人喷射泥浆，即使不能克敌制胜，却也能取得令敌人大吃一惊的效果。我认为这种船可以满足许多用途：如可以用作拖船，也可以给灯塔运送补给品，等等。出航时全体船员有：一名船长、一名大副、两名管轮、两名司炉和 5 名舱面水手；包括保险费、煤耗、口粮、水道和港务费、工资、回程船费和赏金在内的一应支出约需 2000 镑。至于维修费用，我已给您寄去一份书面材料，说明到 1874 年 6 月止这半年内的挖泥费用。根据同大副、管轮和水手签订的合同，他们每完成一装载单位并保持挖泥船完好无损时可以领取 1 镑作为工资。

半年计为 240 个装载单位，应支付.....
240 镑

挖 240 个装载单位的补给消耗为.....84 镑 1 先令 2 便士
 修理费为.....15 镑 15 先令 7 便士

总计 339 镑 16 先令 9 便士

另外还有 160 镑 13 先令 11 便士的支出用于陆上对“泥浆场地”和管道等修理费用。半年的总支出共为 500 镑 10 先令 8 便士。书

面材料还说明,根据这一基准,三年的总支出为 2849 镑14先令 8 便士,即每年为 949 镑 18 先令 3 便士。达克海姆先生解释说,每一装载单位收费 1 镑是高了;因为,由于船厂内的装载量,挖泥船只能在合适的时候慢慢行驶,此外,船厂内只有一定数量的泥浆可挖。因此,您可以理解费用就是这些,而不用考虑装载单位的数量。

电报局对我们的字母电码啧有烦言。他们说字母电码是所有电码中最差的一种,而在同数字联用时,就更不可靠并使人困惑。他们认为单词电码是最好而又最实用的电码。在上次收到的来电(附去一份抄本)中,就有七处错误。除了“529”和“Pua”以外,我把它们都认出来了;但是,这封电报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我认为无需把这几组词重发一遍,电报公司希望这样做,并且可以免费,只要重发的地方证明是错了的话。前次拍去的电报(此电是该电的答复)“Coast-Lights Requisitions 305 306 Specifications missing”。电码中没有“Specification”一字,我们通常使用“Specific”一字。我原来以为,当提及 Requisitions 时,您们会发现 Specifications 和 tracings 并未发出。但是,我们的电码最坏的是电报费太费:一个日期需要两个字,每个中文字音要算两个字。问题:既然电报公司已经在电报纸上注明日期,伦敦发天津和天津发伦敦的电报上注明日期是否必要?我有一个法子可以大大节省电报费并使之便于传送;这几天我就开始这样做。

问题

在收到葛雷森的信用状之前,我不能结清 G/1号帐户。上次邮班给我带来了他在上海开销的财务报告,说明了他向塔拉克先生支取的金額。

G/1号
帐户

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编者注

① 此处因原档纸张破碎，一字模糊不清。

897

Z/182

伦敦，1882年1月6日

我亲爱的赫德先生：

随信寄去 1881 年 12 月 31 日 Z 号往来帐户的结单，从结单中，您会看到新的一年帐目开始为借方余额 235 镑 17 先令。

我将于这次邮班给您寄去《证券交易所年鉴》，我也在寻找可能对您有用的其他参考书籍。最好而又最安全的投资（仅次于英国公债）是英国铁路债券。

希望能随下次邮班选择一些各房地产经纪人的房地产一览表寄给您。我听说目前是在伦敦附近购买房屋的大好时机。

马格里来这里停留几天。他说俄国人的索赔要求已从 1800 万（第一次提出）和 1200 万（第二次提出）降到 900 万用英镑支付的卢布。他告诉我，他同日意格的关系，由于东京湾事件，眼下十分紧张，在这一事件中，他们的观点全然不同，日意格支持法国和坚决维护法国的荣誉，而马格里则支持中国和中国的权利^①。

侯爵^②拒绝了日意格的建议，采纳了马格里的意见，给法国外交部写了一封信（第二封），但还没有收到回信。侯爵让日意格看了公文急报的中文本，随后马格里又给他看了法文本，这使日意格极为愤怒。他说这是对法国的侮辱，不管怎么说，它已用去了大量金钱和死了很多人，如果议会听到了这件急报，它会投票通过任何

数目的远征军拨款。今天晚上，我将在麦克雷医生家里见到马格里，或许能从他那里听到这一事情的进一步的消息。

除夕之夜，我们照例举行了海关同仁集会。客人中有雷德和满三德。满三德说起了他的辞职，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他希望您再让他回到海关。

敬祝你们新年愉快！

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编者注

① 马格里、日意格两人，历来是英法政府设在中国的坐探，各自代表着本国政府的利益。法国侵略越南，虽起因于垂涎其矿藏，但最终目的在于从越南红河进入中国云南，侵入中国。但因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经济的创伤尚未得恢复，对外扩张的野心暂时受阻。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叶，法国对是否立即进攻中国尚犹豫不决。后来法德关系好转，中俄因伊犁事件关系紧张，又予法国以可乘之机。1881年以后，法国又加紧了对越南的进攻。

② 指曾纪泽。

898

丽如银行(支票)附在理查德·华莱士爵士信中

华莱士 芬威克①

柏卓安

A/40

北京，1882年1月8日

亲爱的金登干：

12月28日来电于30日收到，31日给你拍了封电报祝你“新年愉快”，只不过是让你知道现在电报可以直达天津②。中国确实在变化！

李^③已经为你再次上了条陈，我希望很快即可把授予你二品衔的消息电告你。

德璀琳查问了“扬威”号的航行状况^④，在报告中把很多差错都归罪于倭芬礼。他辩白说，这是由于米切尔公司装入的煤比其所说的要少——少30吨左右，可是，我不认为米切尔公司为30吨煤的区区小便宜而做出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倭芬礼和船员们应当亲自仔仔细细地查看煤的质量和储存量。在苏伊士运河损坏了螺旋桨，在珠江损坏了缆绳，这都不能怪罪章师敦，因为船是由领航员指引。葛雷森虽然对舰只内部一清二楚，但却不是个能指挥一支舰队的人。

我担心什切青装甲舰只一出现，我们在天津将会陷于困境；舰只或许完全由德国官兵（低薪俸）驾驶来此，而中国有可能全部雇用他们。

德璀琳将于春天回国，但我还没有决定继任他的人员；未来主要决定于我派去接替他的人员。但愿我能在一位官员手下或在一个部门中工作，从而摆脱这种人事责任——这需要既根据标准又根据人员来加以挑选——这样的事情时时地烦恼着我。

忠实于你的赫德

编者注

① 信首人名等为赫德致金登干信中附件上所写的收信者。后同。（见第715号信注①）

理查德·华莱士爵士（1818—1890），英国人，艺术品收藏家和慈善家。长期居住巴黎。1873—1885年被选为英国利斯特地方的议员。为1878年巴黎博览会英国委员之一。

芬威克，见1880年第693号信注①。

② 1881年12月24日中国第一条上海、天津陆路电线敷设完毕交付使用。

③ 指李鸿章。

④ 在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号，早于1880年12月底由丁汝昌等人管带到达中国。

899

A/268

伦敦，1882年1月13日

我亲爱的赫德先生：

关于达克海姆挖泥船，我想目前没有更多的补充说明。从达克海姆先生一封信的附言中，您会看到已经有人在商谈为中国南方港口订购三艘挖泥船。塞缪达先生说，商谈订购一艘大挖泥船或三艘小的。我想塞缪达先生的声誉足以保证挖泥船的质量。别人还在迟疑不决时，您能不能介入解决这一困难，使他们对这一最好而又最便宜的挖泥装置有所知道呢？收到电报得到必要的授权后，我可以立即签署合同，而银行可以付一部分订款。

达克海姆挖泥船

在谈判过程中，塞缪达先生提到了什切青装甲舰。他说德国装甲舰以吨位大和吃水浅而著称；但是，实际上，他已为德国政府制造每种类型的第一艘船只，李凤苞曾先同他商谈过；他把设计和规格说明书给了李凤苞。他说，李凤苞极其详尽地询问了一切细节，如弹药库的分布、火力的交叉、扫雷范围等等，等等，他（塞缪达先生）详细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他十分相信订单会给他，可是，出乎预料，他收到柏林来的一封信，说订单要给一家德国厂商，因为价格比他的要低。后来，一位曾在什切青工作并有机会知道这件事的德国官员对他说，第一艘的价格比他（塞缪达先生）的要

什切青装甲舰

价还高，而第二艘的价格比第一艘还多 30000 镑。制造厂向克虏伯要钢壳板，可是克虏伯不能制造，他们最后不得不设法从谢菲尔德弄到了钢壳板。

巡洋舰
鱼雷起
落架

葛雷森为巡洋舰的汽艇订购的电力鱼雷起落架已于 1 月 6 日装船。这样的船只不适合于装载鱼雷：船只速度太慢，噪音太大。我认为葛不过是想做点事情来实现总督^①想拥有鱼雷艇的愿望。

下封信中，希望能听到巡洋舰到达天津的消息，以及总督对舰只的意见。

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编者注

① 指李鸿章。

900

Z/183^①

伦敦，1882 年 1 月 13 日

本月 9 日收到 11 月 13 日 Z/61 号来信。标准样式的服装还未收到。可能把它们交给一位叫泰勒的去做，他仿制要比普尔仔细。

11 月 11 日关于巡洋舰事情致德瑾琳的信中，提及阿姆斯特朗厂在快信中谈到实际常识，以后，您会收到我给他的信。在本星期的剪报中，您会看到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就国防部关于非装甲舰只和装甲舰只的问题给土木工程师协会的信。

马格里回到巴黎，他对我说，侯爵已经收到法国外交部

的简短回信，大意是中国会使自己站不住脚，因为1875年安南条约^②规定它承担义务，它并未反对这一条约。侯爵和他现在宁愿坚持他们对此事的看法，他们想很快将此意见用公文上报。作为书籍邮寄，给您寄去出租和出售房屋登记册。

C·迪尔克爵士现在伦敦，而斯图尔特·伦道尔则在纽卡斯尔(新城)。

编者注

① 此信原档系铅笔书写，无收信人抬头和发信人落款。

② 指1874年3月法国强迫安南签订法越《西贡条约》。根据该约安南承认法国在南圻六省享有“主权”及治外法权；安南的外交政策受法国监督，开放归仁、海防、河内三港和红河航道。金登干此处误把1874写为1875年。

901

Z/184

11月19日Z/62函？附致奥斯本函，1月18日收到的
伦敦，1882年1月20日

亲爱的备忘录^①：

寄来的关于您自己的备忘录(Z/62号信中)是我很久以来一直想要的。我将想方设法登载在《当代要人》之中，我要去见《伦敦图画新闻》的人员，说明在适宜的时候把您的照片登载在他们的报上。我认为，等您的迈克尔和圣乔治下级爵位公开宣布或在公报上发表后再刊登要更好一些(要是有可能很快发表的话)。今天下午，我见到了斯图尔特·伦道尔先生，他说只要有机会见到C·迪尔克爵士，他就要提醒他对格兰特-达夫先生的诺言。他认为最

好不要专为此事去见 C·迪尔克爵士；要是在 2 月 7 日议会开会之前见不到他，就等到开会时。

随信寄去满三德的一封信，听到回中国的意见，他大喜过望。巴纽洋行^②已任用他为驻外人员，可是，不收到您给他的回信，他不会接受这一聘请。

沃尔特·麦华陀爵士昨天来这里要我转告您，他就要去中国，把在中国的家庭迁往婆罗洲，使其得到正常的照顾。他希望在北京见到您和威妥玛爵士。

沙苗于本月 16 日离开加尔各答去新加坡。他的连襟戴维斯先生（一位审查艺术品的人员，在蓓尔·美尔街开着一个很好的店铺或照像馆的工作室）会把您的电报转他。——顺便提及，您的来电太残缺不全，不是写成“Xot”（=.），而是有的地方写成“But”，另外的地方又写成“A it”。有一组词的两个字母错了，几乎无法找出正确的字或者确定它的正确的字。最后的词组是“Doz”，我想它是“067”号。

您的一箱旧衣服尚未收到。寄新衣服时，将一同寄去您个人用的信纸和信封、还有您的维也纳照片和甘必大的照片（如果我能找到的话）。

从剪报中，您会看到很多有关鸦片的文章。随信寄去阿姆斯特朗爵士给土木工程师协会的讲话。

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编者注

① 原档如此。

② 巴纽洋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设在上海的一家英国商行。总行在婆罗洲。

902

Z/67

北京, 1882年1月26日

亲爱的金登干:

我在写给你的第一批信件中, 曾经请你查明阿姆斯特朗厂是否承担制造舰船用大炮炮架, 望你分神把这些信件的抄件寄给我。我在这里什么草稿都找不到, 你完全可能保存着我给你的全部信件等, 所以我相信你会满足这一需求。

我正在叫人把关于美国海军建设的剪报译成中文, 然后将其送给李^①, 也送交这里的总理衙门; 我完全相信中国将会花钱购买十艘伦道尔的(2900吨位; 155,000 英镑)精良的巡洋舰, 而不再订购什切青装甲舰。

现在我在着手一件新工作, 希望它将会显示成果; 不过两年后才可以看出这一新事物是否会发展、成长。

收到的电报, 一般来说清楚易懂, 但是, 收到电文中的词组总是有些错误, 需要加以猜测, 而且只有在接到你寄来的附有电报底稿抄件的快信后才能彻底弄懂。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情况是, 你随后在快信中附来的电报底稿抄件中的词组同电报局送来的一样, 即二者是一样的, 同样令人费解; 错误是由谁造成的? 我不知道; 或许是你自己写错了, 也可能是你的誊写员誊错了; 不管是谁的错误, 今后要注意避免, 而且不管电报在途中发生什么样的差错, 你寄来的电文副本必须完全准确。

现在告知你已晋升为二品衔。总理衙门已将此事正式通知了威妥玛, 同时也把授与W·阿姆斯特朗爵士以宝星勋章之事告知了他^②。他们已授予我头品顶戴(最高级的红顶子), 我想这是我在

这里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在顶戴中，这确实是最高的。

李现在在保定府，而左还没有到达南京^③；因此，我预计在4月份前不会听到提出建造更多轮船的要求。我即将把美国海军改革情况的译文寄给李，我敢说译文将给我过去一再诉说的看法增添力量。

2月份考试举行后，不要立即告知应征人他们考得怎样以及谁考试合格。首先，要给我分别拍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根据答案和分数，按其答卷成绩的多少，依次给我开列六个人的姓名；即“答卷成绩：A、B、C、D、E、F”；在第二封电报中，你要对每个合格人员根据他们给人印象（仪表、风度等）、培养前途和亲属状况提出你的意见；即“给人印象：勤奋、文雅、聪明、能干、有能力、有成就和精明”。一星期后，可以收到我的回音，然后你再告知应征人员谁获录用。

11月17日《真理》刊登广告说，特威克南的“克伦威尔房屋”，出租80年，代理人为南威尔士特威克南的福格先生。我想知道其详情细节。要是我在国内而且喜欢这个地方，我就把它租下来；可是，你收到这封信时，房子可能已经租出。不过，我依然想知道详细情况，以作为今后行事的参考，并请把类似这样地方的价钱等详情告诉我。

请你费心不时（六个月一次）把《投资者月览》寄给我，也请把刊印的伦敦房地产代理处的名单寄我。

你寄来的A/264和Z/177号信已收到。我感到遗憾的是，葛雷森知道了“三个螺旋桨”等情况，因为在备忘录的译文中，我没有译出这一点，只是译出了速度和燃料消耗量。对此，我感到非常焦虑不安——或许只是杞人忧天；不过，我难以把我的忧虑想法写于纸上。对于布里奇福德作为阿姆斯特朗厂的经纪人在这里做的很多

工作，我丝毫也没有意见；我很希望他把克虜伯的人排挤出去。但是，我毫不含糊地反对他或任何别人插手我（或你）已经安排的事情和主管的工作。

这使我不得不说，葛雷森提出的修改，除非出于你的要求，本不应当由阿姆斯特朗厂负责进行。我很自然地想到葛雷森会对航行设备等提些意见，可是没有料到他会提出很难进行的大改大动的意见而使阿姆斯特朗厂感到为难；不过，要感谢阿姆斯特朗厂惠然满足了葛雷森的愿望。说真的，我倒很希望阿厂对葛雷森说，阁下并没有受命担任造船职务。

忠实于你的赫德

编者注

① 指李鸿章。

② 清制宝星勋章分列五等，头二、三等中每等再分三级，即共十一级。上镌刻满文“大清御赐”，并以双龙及镶嵌珠宝一颗分其颜色以示区别。自他国国君以至工商人等，中国皇帝各如其品相酬，另备执照一同颁发给接受勋章之人。获奖者以后若有劣迹，经本国斥退者，须将宝星及执照追回。

③ 指李鸿章、左宗棠。

903

Z/185

伦敦，1882年1月27日

我亲爱的赫德先生：

我刚刚通过恰克图电告你许妥玛太太因在手术后患急性炎症（腹膜炎）不幸逝世。

本月14日星期六，许妥玛来办事处就电告您请求延长假期一事征求我的意见。他说他已定了2月19日的法国邮轮的船票从